

鲁德俊
编著

什么是诗

鲁德俊
陈印

古今中外诗论集萃

古今中外著名诗人和诗论家的语录精华汇编
古诗、新诗、译诗，兼容并蓄，融会贯通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UBLISHING HOUSE

中國書畫
卷一

中國書畫



古今中外書畫史綱

中國書畫史綱
卷一
中國書畫史綱
卷一

鲁德俊
编著

什么是诗

鲁德俊
印

古今中外诗论集萃

古今中外著名诗人和诗论家的语录精华汇编
古诗、新诗、译诗，兼容并蓄，融会贯通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什么是诗：古今中外诗论集萃 / 鲁德俊编著. -- 北京：

中国书籍出版社，2014.8

ISBN 978-7-5068-4212-9

I. ①什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诗歌欣赏—世界 IV. ①I1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22561 号

什么是诗：古今中外诗论集萃

鲁德俊 编著

策划编辑 安玉霞

责任编辑 安玉霞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

封面设计 展 华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：100073)

电 话 (010)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52257153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14

字 数 437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4212-9

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诗的综论

诗的特点 /19

诗的内容

诗言志 /36

诗缘情 /43

诗与时代 /70

诗与人生 /80

诗的立意 /98

诗的构思 /118

诗的形象 /123

诗的自我 /135

诗的情景 /149

诗的灵感 /159

诗的想象 /173

诗的境界 /186

诗的作用 /197

抒情诗 /214

叙事诗 /219

政治诗 /224

讽刺诗 /226

诗的形式

诗的结构 /250

诗的语言 /256

诗的风格 /279

诗的技法 /294

诗的格律 /315

诗的押韵 /332

诗的修改 /338

诗的继承	/348	朗诵诗	/410
诗的借鉴	/354	小诗	/412
诗的创新	/357	民歌	/414
诗的学习	/379	诗的结论	
诗的鉴赏	/389	诗的真善美	/418
朦胧诗	/405		
本书所收诗论作者一览	/434		
后 记	/444		

诗的综论

(大师)教六诗: 曰风, 曰赋, 曰比, 曰兴, 曰雅, 曰颂。
——《周礼·春官》

故诗有六义焉: 一曰风、二曰赋、三曰比、四曰兴、五曰雅、六曰颂。

——[汉]《毛诗序》

《离骚》之文, 依《诗》取兴, 引类譬喻。故善鸟香草, 以配忠贞; 恶禽臭物, 以比谗佞; 灵修美人, 以媲于君; 宓妃佚女, 以譬贤臣; 虬龙鸾凤, 以托君子; 飘风云霓, 以为小人。

——[汉]王逸: 《离骚经序》, 《楚辞补注》卷一

比者, 比方于物也。兴者, 托事于物。

——[汉]郑玄: 《周礼注疏》

《周礼》太师掌教六诗: 曰风, 曰赋, 曰比, 曰兴, 曰雅, 曰颂。言一国之事, 系一人之本, 谓之风。言天下之事, 形四方之风, 谓之雅。颂者, 美盛德之形容。赋者, 敷陈之称也。比者, 喻类之言也。兴者, 有感之辞也。后世之为诗者多矣, 其称功德者谓之颂, 其余则总谓之诗。颂, 诗之美者也。古者圣帝明王, 功成治定而颂声兴。于是史录其篇, 工歌其章, 以奏于宗庙, 告于鬼神。故颂之所美者, 圣王之德也, 则以为律吕。或以颂形, 或以颂声, 其细已甚, 非古颂之意。

赋者, 敷陈之称, 古诗之流也。古之作者, 发乎情, 止乎礼义。情之发, 因辞以形之; 礼义之旨, 须事以明之。故有赋焉, 所以假象尽辞, 敷陈其志。

——[晋]挚虞: 《文章流别论》

比者, 附也; 兴者, 起也。

——[南朝·梁]刘勰: 《文心雕龙·比兴》

故诗有三义焉：一曰兴，二曰比，三曰赋。文已尽而意有余，兴也；因物喻志，比也；直书其事，寓言写物，赋也。宏斯三义，酌而用之，干之以风力，润之以丹彩，使味之者无极，闻之者动心，是诗之至也。若专用比兴，患在意深，意深则词蹶。若但用赋体，患在意浮，意浮则文散，嬉成流移，文无止泊，有芜漫之累矣。

——[南朝·梁]钟嵘：《诗品·序》

风、雅、颂者，诗篇之异体；赋、比、兴者，诗文之异辞耳。大小不同，而得并为六义者，赋、比、兴是《诗》之所用，风、雅、颂是《诗》之成形。用彼三事，成此三事，是故同称为义，非别有篇卷也。

——[唐]孔颖达：《毛诗正义》

诗有十体：

一曰形似，谓邈其形而得似也，诗曰“风花无定影，露竹有余清”。

二曰质气，谓有质骨而依其气也，诗曰“霜风暗无色，雪覆登道白”。

三曰情理，谓叙情以入理致也，诗曰“游禽知暮返，行路独未归”。

四曰直置，谓直书可置于句也，诗曰“隐隐山分地，苍苍海接天”。

五曰雕藻，谓以凡目前事而雕妍之也，诗曰“岸绿开河柳，池红照海榴”。

六曰影带，谓以事意相惬而用之也，诗曰“露花如濯锦，泉月似沉钩”。

七曰宛转，谓屈曲其词宛转成句也，诗曰“流波将月去，湖水带星来”。

八曰飞动，诗曰“空葭凝露色，落叶动秋声”。

九曰情切，诗曰“猿声出峡断，月影落江寒”。

十曰精华，诗曰“青田拟驾鹤，丹穴欲乘风”。

——[唐]李峤：《评诗格》，《诗学指南》卷三

诗有五用例：

一曰用字。用事不如用字也，古诗“秋草萋已绿”，郭景纯诗“潜波涣鳞起”，“萋”“涣”二字，用字也。

二曰用形。用字不如用形也，古诗“东城高且长，逶迤自相属”。谢灵运诗“石浅水潺湲，日落山照耀”。

三曰用气。用形不如用气也，刘公幹诗“谁谓相去遥？隔彼西掖垣”。

四曰用势。用气不如用势也，王仲宣“南登灞陵岸，回首望长安”。

五曰用神。用势不如用神也，古诗“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”。

——[唐]王昌龄：《诗格》，《诗学指南》卷三

诗有三格：一曰情，二曰意，三曰事。

情格一：耿介曰情，外感于中而形于言。动天地，感鬼神，无出于情。三格中，情最切也。如谢灵运诗“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”，如钱起诗“带竹飞泉冷，穿花片月深”，此皆情也。如此之用，与日月争衡也。

意格二：取诗中之意，不形于物象。如古诗云“行行重行行，与君生别离”，如昼公《赋巴山夜猿送客》“何年有此路，几客共沾襟”。

事格三：须兴怀属思，有所冥合。若将古事比今事，无冥合之意，何益于诗教？如谢灵运诗“偶与张邴合，久欲还东山”，如陆士衡《齐讴行》“鄙哉牛山叹，未及至人情”，如古诗云“懒向碧云客，独吟黄鹤诗”。

以上三格，可谓握造化手也。

——[唐]贾岛：《二南密旨·论立格渊奥》

论六义：歌事曰风，布义曰赋，取类曰比，感物曰兴，正事曰雅，善德曰颂。

——[唐]贾岛：《二南密旨·论六义》

赋者，敷也、布也。指事而陈，显善恶之殊态，外则敷本题之正体，内则布讽诵之玄情。（赋论二）

比者，类也，妍媸相类相显之理，或君臣昏佞，则物象比而刺之；或君臣贤明，亦取物比而象之。（比论三）

兴者，情也，谓外感于物，内动于情，情不可遏，故曰兴，感君臣之德政废兴而形于言。（兴论四）

——[唐]贾岛：《二南密旨·论六义》

诗有四不：气高而不怒，怒则失于风流；力劲而不露，露则伤于斤斧；情多而不暗，暗则蹶于拙钝；才赡而不疏，疏则损于筋脉。

——[唐]皎然：《诗式》

诗有四深：气象氤氲，由深于体势；意度盘礴，由深于作用；用律不滞，由深于声对；用事不直，由深于义类。

——[唐]皎然：《诗式》

诗有七德：一、识理，二、高古，三、典丽，四、风流，五、精神，六、质干，七、体裁。

——[唐]皎然：《诗式》

诗有三体：

一曰颂。诗曰：“明堂坐天子，月朔朝诸侯。”此颂太平也。

二曰雅。诗曰：“才分天地色，便禁虎狼心。”此正君臣也。

三曰风。诗曰：“宫中谁第一，飞燕在朝阳。”风圣人不用正人也。

——[宋]梅尧臣：《续金针诗格》

诗有四得：

一曰句欲得健。诗曰“蛰龙三冬卧，老鹤万里心”，蛰龙喻隐君子未动之时也，老鹤喻耆旧君子有远去意思也。

二曰字欲得清。诗曰“前村深雪里，昨夜一枝开”，言峻刑之世，有君子孤贞守节也。

三曰意欲得圆。诗曰“草枯鹰眼疾，雪尽马蹄轻”，上句言佞人在位，正人不见容也，下句言君子行正道，虽直言得罪而轻也。

四曰格欲得高。诗曰“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壮帝居”，此物象显明，格所以高也。

——[宋]梅尧臣：《续金针诗格》

诗有四炼：

炼句一。诗曰：“严霜百草白，深院一株青。”

炼字二。诗曰：“此中涵帝泽，到底接天光。”本作“此波”，改为“此中”，是炼字也。

炼意三。诗曰：“唤人看腰袅，欲嫁惜娉婷。”“腰袅”，

骏马也；“娉婷”，佳人也。待有识之人而唤，择有行之人而嫁，不可唤无识之人看马，召无行之人配贞女，贤人亦然。……

（按：下文原缺，疑缺“炼格四”。）

——[宋]梅尧臣：《续金针诗格》

诗有五忌：一曰格懦则诗不老，二曰字俗则诗不清，三曰才浮则诗不雅，四曰理短则诗不深，五曰意杂则诗不绝。

——[宋]梅尧臣：《续金针诗格》

诗有五理：

一曰美。诗曰：“都来销帝道，深不用兵防。”美君文德，以服远人也。

二曰刺。诗曰：“桑柘废来犹纳税，田园荒去尚征苗。”刺政烦敛重也。

三曰箴。诗曰：“日暮碧云合，佳人殊未来。”箴佞人进而贤人未仕也。

四曰规。诗曰：“幸无偏照处，刚有不明时。”规圣人行事有所未至也。

五曰诲。诗曰：“明河川上没，芳草雾中衰。”喻明时草泽中贤人不得进用也。

——[宋]梅尧臣：《续金针诗格》

诗有上中下：

纯而归正，上格。诗曰：“几席延尧舜，轩墀立禹皋。”

淡而有味，中格。诗曰：“闲欹太湖石，醉听洞庭秋。”

华而不浮，下格。诗曰：“山花插宝髻，石竹绣罗衣。”

——[宋]梅尧臣：《续金针诗格》

怀其时则谓之志，感其物则谓之情，发其志则谓之言，扬其情则谓之声，言成章则谓之诗，声成文则谓之音。

——[宋]邵雍：《击壤集·序》

方回言学诗于前辈，得八句云：“平淡不流于浅俗；奇古不邻于怪僻；题诗不窘于物象；叙事不病于声律；比兴深者通物理；用事工者如己出；格见于成篇，浑然不可镌；气出于言外，浩然不可屈。”尽心于诗，守此勿失。

——[宋]贺铸：《王直方诗话》

故诗有肌肤，有血脉，有骨骼，有精神。无肌肤则不全，无血脉则不通，无骨骼则不健，无精神则不美。四者备，然后成诗。

——[宋]吴沆：《环溪诗话》

赋者，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。

比者，以彼物比此物也。

兴者，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。

——[宋]朱熹：《诗集传·关雎注》

大凡诗自有气象、体面、血脉、韵度。气象欲其浑厚，其失也俗；体面欲其宏大，其失也狂；血脉欲其贯穿，其失也露；韵度欲其飘逸，其失也轻。

——[宋]姜夔：《白石道人诗说》

诗有四种高妙：一曰理高妙，二曰意高妙，三曰想高妙，四曰自然高妙。碍而实通，曰理高妙；出自意外，曰意高妙；写出幽微，如清潭见底，曰想高妙；非奇非怪，剥落文采，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，曰自然高妙。

——[宋]姜夔：《白石道人诗说》

十难：一曰识理难，二曰精神难，三曰高古难，四曰风流难，五曰典丽难，六曰质干难，七曰体裁难，八曰劲健难，九曰耿介难，十曰凄切难。

——[宋]魏庆之：《诗人玉屑》

十易：气高而易怒，力劲而易露，情多而易暗，才赡而易疏，道情而易僻，思深而易涩，放逸而易迂，飞动而易浮，新奇而易怪，容易而易弱。

——[宋]魏庆之：《诗人玉屑》

十戒：一戒乎生硬，二戒乎烂熟，三戒乎差错，四戒乎直置，五戒乎妄诞，六戒乎绮靡，七戒乎蹈袭，八戒乎浊秽，九戒乎砌合，十戒乎俳谐。

——[宋]魏庆之：《诗人玉屑》

十贵：一贵乎典重，二贵乎抛掷，三贵乎出尘，四贵乎

浏亮，五贵乎缜密，六贵乎雅渊，七贵乎温蔚，八贵乎宏丽，九贵乎纯粹，十贵乎莹净。

——[宋]魏庆之：《诗人玉屑》

结体、命意、炼句、用字，此作者之四事也。

——[元]杨载：《诗法家数》

诗之为难有十：曰造理，曰精神，曰高古，曰风流，曰典丽，曰质干，曰体裁，曰劲健，曰耿介，曰凄切。

——[元]杨载：《诗法家数》

诗之要，有曰格、曰意、曰趣而已。格以辨其体，意以达其情，趣以臻其妙也。体不辨，则入于邪陋，而师古之义乖。情不达，则堕于浮虚，而感人之实浅。趣不臻，则流于凡近，而超俗之风微。三者既得而后典雅、冲淡、豪俊、秣缊、幽婉、奇险之辞，变化不一，随所宜而赋焉。如万物之生，洪纤各具乎天；四时之行，荣惨各适其职。又能声不违节，言必止义。如是而诗之道备矣。

——[明]高启：《独庵集序》

学诗先除五俗，后极三来。五俗：一曰俗体，二曰俗意，三曰俗句，四曰俗字，五曰俗韵。此幼学入门事。三来者，神来、气来、情来是也。盖神不来则浊，气不来则弱，情不来则泛。

——[明]解缙：《春雨杂述·论作诗法》

诗有三义，赋止居其一，而比兴居其二。所谓比与兴者，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。盖正言直述，则易于穷尽，而难于感发，惟有所寄托，形容摹写，反复讽咏，以俟人之自得，言有尽而意无穷，则神爽飞动，手舞足蹈而不自觉，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。

——[明]李东阳：《怀麓堂诗话》

诗有七难：格古、调逸、气舒、句浑、音圆、思冲、情以发之。七者备而后诗昌也。

——[明]李梦阳：《潜虬山人记》

诗有四格：曰兴，曰趣，曰意，曰理。太白《赠汪伦》曰：“桃

什么是诗：古今中外诗论集萃

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此兴也。陆龟蒙《咏白莲》曰：“无情有恨何人见，月晓风清欲堕时。”此趣也。王建《宫词》曰：“自是桃花贪结子，错教人恨五更风。”此意也。李涉《上于襄阳》曰：“下马独来寻故事，逢人惟说岷山碑。”此理也。悟者得之，庸心以求，或失之矣。

——[明]谢榛：《四溟诗话》

作诗大要不过二端：体格声调、兴象风神而已。体格声调有则可循，兴象风神无方可执。故作者但求体正格高，声雄调畅，积习之久，矜持尽化，形迹俱融，兴象风神，自尔超迈。譬则镜花水月：体格声调，水与镜也；兴象风神，花与月也；必水澄镜明，然后花月宛然。诂容昏鉴浊流，求睹二者：故法所当先，而悟不容强也。

——[明]胡应麟：《诗薮》

诗有内有外。显于外者，曰文曰辞；蕴于内者，曰志曰意。

——[清]吴淇：《六朝选诗定论缘起》

夫诗之为道，格调欲雄放，意思欲含蓄，神韵欲闲远，骨采欲苍坚，波澜欲顿挫，境界欲如深山大泽，章法欲清空一气。

——[清]侯方域：《陈其年诗序》

诗文不外情、事、景，而三者情为本。然置顿不得法，则情为章句所囿。尤贵善养其气，故无窘窒懈累之病。

——[清]魏际瑞：《伯子论文》

大凡人无才，则心思不出；无胆，则笔墨畏缩；无识，则不能取舍；无力，则不能自成一家。

——[清]叶燮：《原诗》

有诗人之诗，有学人之诗，有才人之诗。

——[清]方贞观：《方南堂先生辍锻录》

诗有五长，曰：以神运者一，以气运者二，以巧运者三，以词运者四，以事运者五。

——[清]李重华：《贞一斋诗说》

诗有三要，曰：发窍于音，征色于象，运神于意。

——[清]李重华：《贞一斋诗说》

兴之为义，是诗家大半得力处。无端说一件鸟兽草木，不明指天时而天时恍在其中；不显言地境而地境宛在其中；且不实说人事而人事已隐约流露其中。故有兴而诗之神理全具也。

——[清]李重华：《贞一斋诗说》

不真，不新，不朴，不雅，不浑，不可与言诗。

——[清]黄子云：《野鸿诗的》

眼不高，不能越众；气不充，不能作势；胆不大，不能驰骋；心不死，不能入木。此四者，作诗之大旨也。

——[清]黄子云：《野鸿诗的》

一观意思，二观体裁，三观句调，四观神韵，四者皆得，方为全诗。四者中更以意思、神韵为主。

——[清]吴騞：《拜经楼诗话》

诗文之可传者有五，一曰性，二曰情，三曰气，四曰趣，五曰格。

——[清]洪亮吉：《北江诗话》

作词有十六要诀：清，轻，新，雅，灵，脆，婉，转，留，托，淡，空，皴，韵，超，浑。

——[清]孙麟趾：《词迳》

诗不宜太生，亦不宜太熟，生则涩，熟则滑，当在不生不熟之间；

诗不宜太露，亦不宜太隐，露则浅，隐则晦，当在不露不隐之间；

诗不宜太陈，亦不宜太新，陈则俗，新则巧，当在不陈不新之间。

——[清]陈仅：《竹林答问》

余谓志、旨、才、气，人占一字，此特就其所尤重者言之，

什么是诗：古今中外诗论集萃

其实此四字诗家不可缺一也。

——[清]刘熙载：《艺概·诗概》

穷险绝奇，诗以入之；幽景玄象，诗以出之；块磊郁塞，诗以破之；死生契阔，诗以通之；真居仙馆，诗以游之；豪情逸思，诗以发之；闲心古貌，诗以状之；愁惊恨绪，诗以诉之；病缘梦境，诗以达之。

——[清]无名氏：《静居绪言》

大家之作，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，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。其辞脱口而出，无矫揉装束之态。以其所见者真，所知者深也。

——[清]王国维：《人间词话》

《书》有六体，《诗》则有六义焉：一曰风，二曰赋，三曰比，四曰兴，五曰雅，六曰颂。风、雅、颂以性质言：风者，闾巷之情诗；雅者，朝廷之乐歌；颂者，宗庙之乐歌也。是为《诗》之三经。赋、比、兴以体制言：赋者直抒其情；比者借物言志；兴者托物兴辞也。是为《诗》之三纬。

——鲁迅：《汉文学史纲要》第二篇（1926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9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页

丰富的材料，精密的观察，高深的理想，复杂的感情，方才能跑到诗里去。

——胡适：《谈新诗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《中国现代文论选》第1册第12页

以下，我写几则作新诗的原则在后。

一、要有纯真的感触，情动于中令自己不能不“写”。不要凭空白地去“作”，所以不是限题作诗，是诗成后才有题。

二、表现要力求真切，不许有一毫走碾。

三、要用自己所有的言辞，不宜滥用陈套语和成语。

四、不要拘于押韵，总要自然。要全体都是韵。

五、作一诗时，须要有个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心理。要使自家的诗的生命是一个新鲜的产物，具有永恒的不朽性。这么便是“创造”。

六、全体的关系须求严密，不得用暧昧语——暧昧与深邃不同，不要误会。抒情的文字唯最自然者为最深邃，因为

情之为物最是神奇不可思议的天机。

七、要有余韵，要含蓄。

——郭沫若：《作新诗的原则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《郭沫若论创作》第 246 页

诗歌要怎样才算得优秀？必要的条件是：内容与形式起了有机的化合；内容要有正确的思想，纯真的感情，超越的意识。形式要使韵律、色彩、感触都配合得适当。

——郭沫若：《诗歌漫谈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《郭沫若论创作》第 331 页

诗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？我想应该这么说：第一，诗中须有思想，而且不是平凡的人云亦云的思想；诗中所要表达与传播的是崇高的、进步的、阐明真理的思想。一个诗人也必是个思想家。第二，诗中须有感情，而且是高伟深厚丰富的感情，不是泛泛的不疼不痒的一点伤感。一个诗人也必是个热爱人生、拥护真理、反抗压迫、嫉恶如仇、见义勇为、是非分明、爱憎分明的热心肠的人。第三，专凭思想与感情还不行。诗人必须还有本领把思想与感情用最美妙、最动人的语言表达出来，凭这表达方法使人感动，使人欲罢不能地歌咏赞叹，接受他的教训。这样，一首好诗就必是有崇高思想感情和语言精华的作品；这作品使人喜爱，使人惊叹，使人不忍释手地反复吟咏，使人手舞足蹈地受到感染。

——老舍：《诗与快板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《写与读》第 127 页

[1] 诗不能借重音乐，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。

[2] 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。

[3] 单是美的字眼的组合，不是诗的特点。

[4] 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，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，即在诗情的程度上。

[5] 新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 Nuance，而不是字句上的 Nuance[意为“细微差别”]。

[6] 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，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。倘使诗情去适应呆滞的、表面的旧规律，就如同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。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，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脚的鞋子，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脚的鞋子。